

篮子月亮

玛丽·琳·雷 / 文 芭芭拉·库尼 / 图 舒杭丽 / 译



篮子月亮



BASKET MOON

Text copyright © 1999 by Mary Lyn Ray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9 by Barbara Cooney

Reproduc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 Books

For Young Readers, New York, USA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

© 2009 by Beijing Poplar Culture Projec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版由美国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 Books For Young Readers公司独家授权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08-105

蒲蒲兰绘本馆 篮子月亮

玛丽·琳·雷/文 芭芭拉·库尼/图

舒杭丽/译

责任编辑: 熊 焱 张海虹

特约编辑: 马 跃

出版发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南昌市子安路75号)

出版人: 张秋林

印 制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9年9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2版

印 次: 2014年7月第3次印刷

开 本: 889mm X 1194mm 1/16

印 张: 2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1-8791-4

定 价: 32.00元

献给那些听到风的言语的人

M.L.R

致耐心的玛丽亚

B.C





月 亮快要圆了，篮子月亮。爸爸又该进城了。也许这次，我也可以去。

月亮变圆一次，需要好多天。在月圆之前，爸爸能编好满满一担篮子，挑到哈德逊城里去卖。

我家没有马，也没有车，所以爸爸只能走着去。他一定要等月亮变圆那天进城卖篮子，因为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天就黑了，又大又圆的月亮可以像灯笼一样，照亮他回家的路。

每次爸爸进城，我都求他带上我。

可每次爸爸都说：“等你长大了再去吧。”他让我和妈妈留在家，独自一个人进城。





爸爸进城的那一天显得特别长。我努力想象着哈德逊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城市。我家附近只住着乔大叔和库恩斯先生，山后面还有几户人家，但很少能见到他们。

我家住在高原上，土质不好，种不了庄稼，可是长着很多能编篮子的树，比如黑桤树、白橡树、山核桃树和红枫树。我知道黑桤树最适合编篮子。光看叶子我就能分辨出是枫树、松树、橡树，还是黑桤树。这都是跟爸爸学的。



爸爸跟乔大叔和库恩斯先生说我喜欢观察。看得出来，这一点让他特别高兴。

我观察爸爸和叔叔们怎样把树砍倒，怎样把树锯成一段段的圆木，再把木头扛回家。

我观察他们怎样用木槌敲木头，把木纹敲松，再剥出像飘带那样薄薄的木片来。



爸爸编篮子是从下往上编。他先把做骨架的木条交叉固定好，做成一个太阳的形状，再把骨架弯上来，做成篮子的外围，然后开始编——薄薄的木片穿过一根根的骨架，压下去，翻上来；再压下去，再翻上来。

篮子编到像一个大碗了，爸爸就把一根小树苗那么粗的木条，弯成一个大圆圈，沿着碗口缠好，这就是篮子的边。然后该装篮子把手了。爸爸把一根木棍打磨光滑，弯成半圆形。棍子的两头削尖，插进篮子两边，再绑结实。做好一个篮子，爸爸就递给我，让我收到木棚里，又开始编下一个篮子。

现在木棚里已经装满了篮子，月亮也变圆了。这次，爸爸会带我进城吗？

我八岁了。我能够闻到山丘上绿色的湿气，我知道哪里有黑桤树。我想，八岁一定算是长大了，可爸爸还是对我说同样的话。

我只好又回去看大人干活儿，等待着月亮再一次变圆。橙色和黄色的树叶落到地上，夏日在树荫下编篮子的大人们，一个个钻进厨房，围坐在炉火旁。



他们坐在一起编篮子。天黑下来，大家的话也少了。有时是爸爸说，有时是乔大叔或库恩斯先生说。他们说的都是从大树那儿听来的故事。

我也想听大树讲故事。我用心倾听夜晚的声音，可是，什么也听不到。

只听见，火苗噼噼啪啪地响，椅子吱吱扭扭地叫，长长的木条啪啪地拍打着地面。

乔大叔说：“会听的耳朵才听得见。”

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可我知道，还要耐心地等待。





我已经习惯了等待。

我听到了雪花飘落的声音，听到了冰柱融化、滴水的声音，也听到了花苞绽放的声音，可就是听不到大树说话的声音。等到爸爸再去哈德逊的时候，他照样把我留在家里，跟着妈妈——尽管我已经八岁半了。

树木又一次披上了绿色的光辉，从树下往上看，太阳好像也是绿色的。我能帮着大人剥木条了，爸爸还让我动手来编编看。木条压下去，翻上来；再压下去，再翻上来。





又到了我的生日。我九岁了。过完生日，爸爸认真地端详着我，就像是检查他刚刚编好的篮子，可没说心里是怎么想的。过了一两个星期，月亮又圆了。爸爸收拾着东西，准备进城卖篮子。这时候，他开口说道：“我看这次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了。”

妈妈做好了午餐，帮我们用水棍把篮子串起来，挑到肩膀上。妈妈说，谁也看不见爸爸和我在走路，只见两串篮子蹦蹦跳跳下了山。

下山之后，道路变得平坦。我们路过一个果园，里面有六百棵苹果树。我边走边数，回去告诉妈妈。或许，我只数到了五十，后面的数都是猜的。一路上，我们看到许多石头房子，四方的院子和花园；我们路过大农场，土地开阔又宽广。我们一路往前走，篮子一路跳着舞。



SEN'S HARDWARE



走着，走着，脚下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——哈德逊到了！

大大小小的街道突然出现在眼前，爸爸好像全都认得。我们直接来到詹森杂货店。货架上摆满了各种盆盆罐罐、炉灶管道，有带花和不带花的盘子，有锯子、煮豆锅、雪靴、煤油灯、渔网、猎人的背心、小刀、毡帽、抓钩，还有陶器和瓦罐。

爸爸把篮子堆放在柜台上，一股新鲜树木的香味立刻散发出来，掺入杂货店的气味里，那是一种煤油、皮革、铁桶铁钉